列歷代小史摘編序

趙中丞塡閩時曾以歷代小史梓行盖自洪荒九紀以迨昭代百家上下千百載間遺事璅蹟纚纚具焉稱重褰矣迺

史云小者何居盖有國史有
野史小史者稗官野記類多
出遷人畸畯手蕭艾雜焉顧
以資旁求綴缺落攷見得失
之林則他山之石未必於正
史無裨也惟主於苞括者不

猒繁夥主於朗訓者不靳芟
除簡拔淘濯俾學者省耳目
叢冗竊嘗有意於是矣叅知
建安朱存敬公按部下邑政
暇辱訪蓬蓽間偶譚及之頗
嘉是書之羅綱不無嘆其蕪

累也於是取而授之邑庠唐
司訓世延摘而編之大都不
以代拘不以人廢惟其不詭
于理道有資於耳目勸誡者
雖斤言短札必緝如其躊駁
乖盭或各代灋制私紀無裨

益者雖盡一家一代刪之不
恡詮擇指歸皆參知公指授
意也編成將付梓人俾不佞
述其概不佞僻在蠹餘病無
精諂者於是作而嘆曰嗟〻
世運迭遷縑竹易佚盖自古

痛之矣仲尼猶嘆及史闕文
況後世乎惟是史事匪易述
作難兼左氏馬班古今號稱
作者於其偏駁矛盾處劉知
幾史通一書尚多訾議況諸
野乘類非公平賢作手每見

耳食者多舛謬挾郄者騁胸
臆躭奇者信誕妄以斯流傳
人間使人輕信而雖格烏能
借祖龍一炬惟是正史中所
挂漏所忌諱者迸迸見於諸
帙則又烏可盡廢也楊子雲

不云乎通諸人之嘘〻者莫如言傳萬世之忞〻者莫如書載籍烏在不博又曰羣言有長言之長者德言也則又烏在徒博故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知之次也此參知公

嘉惠後學意乎或曰子惡乎知之曰余於公學政二訓觀其倪於公之樹風敷教測其深矣是之謂有本之政是之謂知約之學惟是通於史者始可訂羣言之得失則不佞

有媿于子玄

萬曆癸卯秋嶺南周光鎬國

雍甫撰

歷代小史摘編序

嘗謂聖人無擇言六經無剩語舉一隅而上下之理徹焉譬之嵓嵓皆良璧也鄧林皆良材也烏容去亂其間哉經之通而史也馬班其家著者

矣史之遞而小也無慮千百家焉余惟六經中尚書春秋皆當時紀載之書說者謂璧經〻中之史麟經史中之經是矣微獨二經即十五國風皆當時里巷之謠而時政得失往〻亦可槩見則風亦史也第未經刪作之先意無當者或多耶宣尼一筆萬世尊而為經如以辭而已矣秦漢六朝代興作者一入昭明之選遂与六經並傳藝苑詞盟

尸祝之恐後我於辭命則不
能也從粤中治兵之暇偶取
歷代小史讀之蔓冗靡倫惟
誕雜見而其中名儒碩彦之
眇言古今政事之傥略可以
翼經而佐史者不可廢也爰

命校官唐世延摘而録之浮
四十餘種釐為六卷砂礫披
而夜光呈瞽蔚笑而梗楠獻
命曰小史摘編日置几席用
資省覽時或會心飲食頓忘
漫自惟幼佩學道愛人之訓

有未同歸若已身之隕深淵
邇以竊祿多年無補
聖代間取所嘗輯中都四子及
所著三訓八行解玉林摘粹
諸書版而行之用藉愛人以
德于一二茲編校讐已定更

圖付梓敢以刪選自命乎哉
欲世之覽觀者得厥雋永而
身心政治或少裨焉昔孔子
讀詩而蔽于思無邪一言盖
舍筏而登彼岸者矣謂隨瀍
華轉而不能轉瀍華此与耳

食何異則有溫故而已故者
吾之知也譬澄吾之知以坐照
則千蹊萬徑皆吾心之故物
即子史皆可名經矣經常不
易在吾心也萬古一揆也若
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
盛事則史漢文選諸書豈矣
烏用小史為哉肯

萬曆甲辰二月建安元曦甫
朱衷光識

歷代小史目録

第一卷
路史
西京記
拾遺記
世説新語
第二卷
隋唐嘉話
唐語林
松窻雜録
朝野僉載
卓異記
開元傳信録
天寶遺事
江行雜録

龍城録
北夢瑣言
集異記
第三卷
燕翼貽謀録
聞見雜録
鐵圍叢談
春明退朝録
晉公談録
高齋漫録
錢氏私誌
王文正筆録
避暑漫抄
杜陽雜編
三楚新録
孫公談圃
行營雜録
貴耳録
清夜録
退齋筆録
北邊備對
第四卷
自警編
第五卷
厚德録
韓忠獻遺事
王文正遺事
寇萊公遺事
國老談苑
閒燕常談
齋東野語

第六卷
剪勝野聞　野記
清溪暇筆　震澤紀聞
皇明紀略　可齋雜記
謇齋瑣綴錄　兩湖麈談錄
復齋日記　繼世紀聞
損齋備忘錄

歷代小史摘編

兩岐散人朱東光督編

潮陽學訓遵唐世延校梓

路史

羅泌撰

初三皇紀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而溟涬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夫太極者太一也是為太易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

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究也九變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而騫者為天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物化生而庶彙繁矣此予之所以著夫三皇也王充曰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繇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世之後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人不能知也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是曰天靈首出庶物君有五期寔司元化歲紀攝提

地皇氏

天皇氏逶地皇氏作出於雄耳龍門之岳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

伯陽父曰泰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是故骸天運地壯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靈參耶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逶于有人皇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囿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為渾敦氏逶而有初三皇君三皇謝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巏仡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

遠近置而勿論可也

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甫者盖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堮者千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耑握符登紀為萬物之主者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嘗于僻邑荒村怳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由求亦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吾昭然而今眇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之眇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灝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獘

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倕傀六世渾敦七世秉户十七世皇覃七世啓統三世吉夷四世九渠一世徛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限六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色下無復淵為說甚繁非足貽訓故詘焉

鉅靈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鶡冠子之所謂尸氣皇者邪

泰逢氏

和山者寔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於蕡山之陽出入有光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奈何季路之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盖能事人則能事鬼知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尒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之天閉人之竇而不閉天

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生者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賊于神物欲行則歸于鬼歸于神者與天為徒歸于鬼者與物為徒亦天地之理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中之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示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為政而能馴致於太治者蓋中也者極之則世人之日月賢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帝一者立乎環中渾乎如有容泊乎如未始出其宗而茫乎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炎帝氏以之傳黃無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也降及湯文伊

尹周公而申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
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
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毀百千年而不之復則極
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皐謨箕範中極之
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
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
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涓
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
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不免乎凶惟其中之
不可失也

泰壹氏

泰壹氏是為皇人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
之氣正神明之位者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
然之所生復自然之鮮與天地之所始昔者神農
嘗受事于泰壹小子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
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
者

子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

年皆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人者益其壽命而强者也亦歸于真人而已蓋乘間維而基七衡陵罔閬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修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尒然未有不死者釋氏有所謂無常經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竭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蜂蠃之甲晉殿破楹昆明刼灰則所謂地屢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疲明逾晝或越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熄矣而况於人乎

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周言老子之死茶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太子面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

無蒼龍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六士之徒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偓佺千歲老彭七百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於敗亂而終不悔豈不哀哉

空桑氏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兖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小顥之居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矣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啓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盖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大家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

縣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華陽之間伊尹華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伊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

因提紀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其始蠶叢柏濩魚鳧各數百歲號蜀山氏

予讀楊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紹蜀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逮安王時蜀王貪惏求欲無厭故秦惠浮以圖之飾妖嫫之女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斜之路棧矣以故秦人得蜀之貲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其有至于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

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既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蕃也夫吐蕃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拏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虨武之將握十萬之衆於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虛可謂殭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浔食者徒以山川之阻絶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縣雅州以討生羌而讓吐蕃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縣喪敗者也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浔吐蕃其財固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浔以穡亦何異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之田者也況已之田舍矣而它人

之田未及芸耶

予嘗言之溟渤濶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以限南徼也陁河懸度之設乎西瀚沙海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激障霧於東維界黑水於南極泄流沙於西墜決弱水於北域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故人得其君則已矣

慮亂者穿其願志遠者剌其目黃帝堯舜不能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伊尹四方之令狥國防胡亦不過三十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氓宣吾府而奉之哉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若至於所

謂盤古氏異矣

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耶老儋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衰也鳥獸虫蛇皆為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繇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況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況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況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

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賜之言着吾不憮也

皇覃氏

皇覃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可相時至變之謂時至政之謂世時政再而儳世變三而復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於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着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繇無安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今夫五月旱熯人知為暑也而

陰實生之十月氷霰人知為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阽危之患居今之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狥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鶉居鷇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槀舁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

天下莫難於無事莫險於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無所用之曰安至於天下雖有聖智無所作之謂平及夫夐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効彼几蘧氏之治蓋以無事治者

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葛韋氏

昔莊周論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葛韋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

挈天地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

傳者謂是文字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群品

提挈兩儀者也仲尼曰葛韋氏之囿黃帝氏之

囿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曰囿曰園曰宮曰室

謫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而或者疑即商

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攄之雄所

能克哉

有巢氏

大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爭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眠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樓木而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有巢氏是時民稔血食而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

自剝林木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昊之難七十戰

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
四十八戰而後濟昆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
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戰龍門溺驂延于春
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多而儒者之談
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於兵而自治嗚呼
是欲禍天下於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
以為不可曰為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
為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於陶唐徐偃
非兵而殄世於曼楚晉諱戰而國棄於劉聰梁
諱戰而篡亡於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
無兵汔未見無禍者是可去耶
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於躬禮
樂教化日漸於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
固自有定然一鐍之或關則固將有乘之者出
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
以必脩明於閑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有

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内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刼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南垂有木鳥啄其枝則粦然火出聖人感之於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以息其民

遂人之言久矣不得而聞矣今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紆觀乎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於子立於巳子者字之始而巳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男左行三十而立於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巳正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然

之數妃也自已而壬之男十月毓於寅女十月毓於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於甲月生於庚日月西東矣婦之象也甲統於寅庚統於申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

庸成氏

庸成者垣庸城郭也羣玉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成氏云

禪通紀

史皇氏

倉帝史皇氏名頡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及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剏文字

嗚呼圖出河書出洛天地之所以畀聖人也而其末流禍天下亦深矣三代而上用而不恃文字之所用墳典鼎彝之外亡施焉三代而下有說命有政典然後文字亡所不用既著文字而

六經託六經之託聖人之不得已也降至後世句連苦窳牢茹佔畢而後淫辭詖說始蔓羨霄塊間矣奇它之目如秋荼而民亡所措手足章句之學如凝脂而士不知所稅駕文者侮俗而姦者舞文至於讀易卜姦誦詩掘塚亡所不至人皆郵之而不知所郵者彼市祅疫哭謂鬼亡知吾得信諸

栢皇氏

栢皇氏姓栢名芝是為皇相出摶日之陽駕六龍以木紀德

學者皆言五運尚矣自伏羲以來以斗精受命者七神得閒氣而生者又二十有八所謂三十伍際者也而終始之傳乃謂大庭栢皇悉有所紀何邪天地之大者在陰陽而五行為之紀同符合證各象其類興亡之籙以次相代豈偶然哉是以皇天眷命必先幾見于下民聖王感運而興必求合德以為之表昔者黃帝之世天先見大螻大蠕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色尚

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雨金櫟陽禹曰金氣勝
金氣勝故其事用金然其受命荷帝玄玉故其
色尚黑下至湯代金及先生於水湯曰金水勝
金水勝故其色尚白其事則水及夫武王火烏
流社武王曰火氣勝火氣勝然其衰在木火生
于木故其色尚赤其事則木類固相召箕罷而
風畢動而雨雲從龍風從虎其氣淡則有以取
之矣

中皇氏

中皇氏封禪之帝也
封禪有矣古者五載一巡狩而每姓一封禪封
禪帝王易姓告代之大典也一簞之饎鞠人之
養也受之於旅且猶有謝而況得天下乎然則
歷世而來開山命曆握河登紀者之所以攀嵩
緣岱而對越乎清極豈苟然耶固所以告成功
也是故皇非創業則巡告而不展三代八十四
王歷年千九百三十其行之者禹湯成王而已
它君曾未之行武宗中宗宣王亦未之行豈惟

懲國度戒誣瀆哉繼世成守顧無得而謝也一自夷吾設祥瑞之說拒齊君諸儒為必俟泰平之言難秦帝而後中材之主誤其美稱不原其本苟存華觀至一代而數封中間妄引昌輝假稱蓂莢隲肅然除蒿里以誣瀆乎清寧者武接于中馗矣孽臣豔后穢挻嵩岱先王之禮意果安在邪咄哉末世之君不知夫禮而必欲行封拘儒僻士不知夫禮而必曰勿封奚必爾邪創業之辟苟當平世講禮議費行其所謂代一之舉則嗣君無事於襲為矣

大庭氏

大庭氏之膺籙也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都于曲阜故魯有大庭氏之庫

天人之相與特一指也日月星辰之麗風雨明晦之變即吾心之妙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機踵也拱生之穀同穎之禾雊鼎之雉退風之鷁果何與於丘哉而孛食星隕霖霪水冰山崩地震蜚蝝麋蜮春秋悉與人事雜而

識之是誠何意耶豈非四靈三瑞五害十煇靡不萌於念慮之初天道若遠而念慮之至則象類之見有不得而遮乎君高其臺天火為災多其下陳淫水殺人賤人貴物豺虎橫出孽孳專政穀果不實膻致蝗臭引蝶亘古猶是故治世不能必天之無災而能使災之不至於害聖人不能使天之無異而能使異之不至於災雷電大風拔木發屋而歲以大熟日食震電川瀆冢崩而周以東播惟戒之不戒爾惡戲孰能翊翊小心夙夜警戒如楚莊者而從之乎若昔楚莊之泣域也見天之不見祆地之不出孽則禱於山川之神曰天地或者其忘不穀乎若楚莊者可謂上畏天戒謹于厥躬者矣是以雖夷君而主盟諸夏方域大治子孫長久此其效為行之非籍人何傷而自絕哉

栗陸氏

栗陸氏是為栗睦愎諫自用於是乎民始攜東里子者賢臣也諫不行而釋之栗陸氏殺之天下叛

之

陳靈公不君洩冶諫而死而傳稱孔子援詩以罪之予以為非夫子之志也夫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蓋以章靈公之惡悼冶之賢而死不以罪也迷於傳者乃以為夫子罪其直言於淫亂之朝而以累上書之失之遠矣竊嘗言之春秋之書可以義推而不可以例解也聖人之予奪若權衡然一參一累自有輕重權隨之而移爾惡可膠權而求其分兩之當哉夫冶致諫其君而二子請殺之靈公不禁是不曰君殺之乎予以是知聖人婉筆書之深見其惜之尤也而辨者執左氏之說而求之春秋至有夫子懷罷不去亂朝之語是膠權而求分兩者之見也是後世不忠于君謀一已之利而不顧民社存亡者之言也至于後世有曰良史而左繆聖人之意以誣墓鬼者予於班固見之矣京房以忠憤死則以為不度淺深危言譏刺鼂錯以忠謀死則以為知小謀大禍發如機至於翟義倡

義討賊則又以為不量力以隕其宗是則伏節
死義皆固之不取矣是則人臣之事其君必如
無口匏立仗馬不鳴鴈默後為明哲歟王鳳以
戚里擅政王章力爭以死漢忠也而曰不量輕
重以陷刑獄王嘉爭董賢以死何武謀王莽以
死死忠也乃曰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
夫為大臣而量輕重以進者全軀擇利之徒也
嘉武身乎將相可以區區自處哉故非聖人而
率肆詆短鮮有不害名教者昔范曄謂固下死
節否正直不叙殺身成仁而予且不得以固為
良史

軒轅氏

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紹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
已者於是作制乘車相輪璞較橫木為軒直木為
轅以尊太上故號曰軒轅氏

軒轅氏古封禪之帝也在黃帝氏之前承學之
士乃皆以為即黃帝氏失厥所謂莫此甚烏昔
蒙莊氏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乃有赫胥而尊

盧祝融次之又後乃有伏羲神農黃帝其明著若是訊諸幣款有黃帝金而又有軒轅金封禪文識有軒轅氏而又有黃帝氏則軒轅自為古帝信矣後世惟見史遷紀黃帝名軒轅更弗復攷於古失之

赫蘇氏

赫蘇氏是為赫胥出三入一惴恍如遺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即以胥而自況九洛泰定爰脫灑於潛山

位祿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爾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僊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服遠難也猶人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僊者則尤人之不能致者也彼以為致人之所能致未足為至必於人之所不能致者致之然後足夸也是以中林

之主好名之心常急於欲壽而求僊之志尤重於服遠也嗟夫道在邇而求之遠事在易而求之難惟精惟一此白晝蜚昇法也義以是傳之炎炎以是傳之黃帝傳舜舜傳禹小顓頊高宗文王夔龍益稷周召箕盤與孔子之所共浮也穆王之倫不知出此而乃區區外馳以求之是之燕而南轅兩騑愈疾自謂即至而不知其日遠也善乎周隱遥之告隋文曰帝王脩道速於人臣一言之善萬域蒙福臣之所學非萬乘所脩而劉知古亦謂明皇人主長生與庶人異欲得長生當先道化人和氣洽則僊自致矣若為庶人之事臣所未悉二子之言可謂知所本者代之人舐因是而求夫所謂精一者則自得之矣又何必散精神苦筋骨而與死禍鄰哉

葛天氏

葛天者權天也爰儗旋窮作權象故以葛天為號其為治也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無能名之其及樂也八士捉牴投足摻尾叩角亂之而

歌八終塊柎瓦缶武喿從之是謂廣樂

樂者治之章而禮者治之文也文生而章出禮先而樂後不可易也八士八終節未嘗無也節未嘗無則禮未嘗廢也而世之人蔑禮節隳形體洿衊以為行疃怨以為賢託音乎聚僂之傍而羅嘖乎父師之側曰吾為達也吾聞無懷葛天不如是之蕩無度也彼阮籍韋高王澄胡毋輔之之徒復何為邪譏山甫姍文王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莊周不如是也而況無懷之與葛天氏乎

祝誦氏

祝誦氏一曰祝龢是為祝融氏三綱正九疇序是以天下洽龢萬物咸若於是聽弇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樂屬續以通倫類諧神明而龢人聲是以耳目聰明血氣龢平而壽命長移風易俗天下大治而歌樂為之節文也

為治而至於樂然後可以為備矣樂者治之至也夫人之生天地同體莫不有神明之性一逐

於物則浸淫畔肆滑喪其天不能反其性命之
朔何哉有血氣心知之性而哀樂喜怒之無常
五綦六鑿壞之於外無以為之節也是以先王
因其性之所自有索其天和而作為之節以樂
其所自生而反其朔樂者人之節而性之所自
有者也其感人也深其化人也著金石絲竹無
自鳴之聲也羽旄干戚無自動之容也藏之於
無出之於虛必有所緣者矣聲嗟氣嘆此天籟
之自鳴者也手舞足蹈此天機之自動者也具

之於心作之於氣必有所寓者矣是故聖人南
面而治天下本之於心作樂以應天深入教化
於民循數以召之因器以迎之而樂之倫合德
矣隨之以節義達之以事業起居視聽事親從
兄凡所以行而樂之者一不外是夫然故至龢
日以積而乖爭之念消至順日以積而拂戾之
氣泯五官七體畢順其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長幼朋友莫不相龢而不相倍故中聲發越
而塞于天地之間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

享凡以出乎素有之龢中聲自至而然也

昊英氏

伐木者衣薪之世也

上世親死則內之溝它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蛄蟻之心與目會而泚達于顙於是反纍裡而掩之掩之誠也非為儉非為奢也掩之矣而土親膚也於是厚衣之薪而棺槨興焉盖孝子仁人之掩其親苟可以致其誠者亡不至也喪三日而殡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塟凡附于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而已矣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天子七種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一非直為觀美也而墨子曰堯舜之喪衣衾三領窾木之棺葛以緘之夏禹之喪桐棺三寸蘧蒢以斂餘壤為坋土可謂儉乎堯舜禹不如是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墨之之治喪也以洎為其道也惡足為儉人之言曰天子無老夫食則太牢而加珍服則五采而飾玉坐設章容黼扆而諸侯孤卿奔

走乎堂下乘大路以養皐止以養皐錯衡以養目和鸞以養耳三公奉軛諸伯持輪居如大神動如天帝扶老養衰詎有善於此者彼桀紂之奢而亡也則戒奢有禮存焉今也覽四海之賦受九垓之經入而茅茨土階信不然矣不惟陋于厥躬而又傍無施其族黨上不豐其宗祭而曰吾以為儉也不亦鄙野乎

朱襄氏

朱襄氏立於是多風群陰閟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蓏草木不遂遲春而黃落盛夏而痁疫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

樂者陰陽之和也聖人者協陰陽之聲制其器以宣其和而已琴瑟諸侯則有瑟而無琴燕禮登歌有瑟而已所以別於王也瑟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瑟統陽而羣陰來琴惟陽也故虞氏鼓五絃之琴而南風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是以伯牙鼓琴而馬

仰秣瓠巴鼓瑟而魚出聽魚水物而馬大物以類應也

無懷氏

其撫世也以道存生以德安刑過而不悔當而不愉當世之人甘其食樂其俗安其居而重其生意恙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而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令之曰無懷氏之民世用太平鳳凰降龜龍閣風雨節而寒暑時於是陞中泰山以宗天禪云云以復墜仂石昭示而天下益趣於文矣

孰謂王通之不知禮乎通之言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封禪之禮豈其非古哉其所以非古者費也封禪帝王之盛禮也歷五帝三王而不能去之非不去之也我愛其禮也昔孔子之論述六藝傳也略言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梁父昭姓攷瑞者七十有餘君矣而俎豆之禮不章益難言之太史公亦曰自古受命帝王曷常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

用事者矣未有符瑞見而不陞中于泰山者也
故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商受在位文王受命
政不及于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
爰周德之洽者惟成王成王之封禪蓋近之矣
禋柴之禮存于大宗伯告祭柴望禷于時邁之
詩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則成王褒神之對見矣
惡浮謂之非古邪且屈說者尚何稱于後而云
七十二君我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圻此封禪
之禮也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此封禪之事也
謂之無經見邪昔舜類于上帝而又初載之狩
柴燔岱宗封禪之禮莫此為盛矣謂始皇孝武
之侈邪彼以侈心用之非封禪之非也

拾遺記

何休木訥多智三贖五典陰陽筭術河洛讖緯及遠
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者則為
注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
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不可通為及
鄭康成鋒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齎糧而至

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為經神何休為學
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為常師負笈不遠嶮岨每言人而
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
筆尅木汁為墨疲則映星望月暗則縷麻萬以自
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
勤學更以淨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
夫人好學雖死若生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
耳河洛祕奥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
林樹木慕好學者來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
億事親盡禮曰用三牲之養一味不厭於是不先
親而不食新味也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
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是時大旱井池皆
竭毋思甘清之水魯跪而操鉼則耳泉自湧清美
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来文
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
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

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盧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疲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乃裂裳及紳以紀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一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畧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聞隣中讀書旦夕抱逵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令萬不遺一乃剥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文通遍閭里每有觀者稱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

遠萬里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舌耕也

西京記

漢劉歆撰

五鹿充宗受學於弘成子成子少嘗有人過已授以文石大如鸞卵成子吞之遂大明悟為天下通儒成子後病吐出此石以授充宗充宗又為碩學也

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鬬雞蹴踘以此為懽今皆無此故以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皇乃悅故新豐多無賴無衣冠子弟故也高祖少嘗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為高帝既作新豐并移舊社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故競加賞贈月餘致累百金

楊雄讀書有人語之曰無為自苦玄故難傳忽默不

見雄著太玄經夢吐鳳凰集玄之上頌而臧
司馬相如為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
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怳如睡煥然而興幾百
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樣柯名士嘗問以
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
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
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
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賦
董仲舒夢蛟龍入懷乃作春秋繁露詞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
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大姓文不識家
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償主人怪問衡衡
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
大學衡能說詩皆人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
說詩解人頤鼎小名也皆人畏服之如是聞者
皆解頤懽笑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
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幸聽更理前
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傳介子年十四好學書嘗棄觚而嘆曰大丈夫當立功絶域何能坐事散儒後卒斬匈奴使者還拜中郎復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

余少昔聞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以為輕薄世人皆以為然章後為王莽所殺人無有敢收葬者弟子皆更易姓名以從他師敞昔為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為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郭威字文偉茂陵人也好讀書以謂爾雅周公所制而爾雅有張仲孝友張仲宣王昔人非周公之制明矣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孔子門徒游夏之儔所記以解釋六藝者也家君以為外戚傳稱史佚教其子以爾雅爾雅小學也又記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爾雅之出遠矣舊傳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之類後人所足耳

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號為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

霜楊子雲以為一出一入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
也楊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
邪子雲學相如為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皐豈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
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閒飛書馳檄用枚皐
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冊用相如
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
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
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
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
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
士之館而郎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司馬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先達稱為良史之才
其以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為項羽
本紀以踞高位者非關有德也及其序屈原賈誼
辭旨抑揚悲而不傷亦近代之偉才

河間王德築文華宮置客館二十餘區以待學士自
奉養不踰賓客
會稽人顧翱少失父事母至孝母好食雕胡飯嘗帥
子女躬自採撰還家導水鑿川自種供養每有贏
儲家亦近太湖湖中後自生雕胡無復餘草蟲鳥
不敢至爲遂得以爲養郡縣表其閭舍
元光元年七月京師雨雹鮑敞問董仲舒曰雹何物
也何氣而生之仲舒曰陰氣脅陽氣天地之氣陰
陽相半和氣周迴朝夕不息陽德用事則和氣皆

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陰德用事則
和氣皆陰建亥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陰之月十月
陰雖用事而陰不孤立此月純陰疑於無陽故謂
之陽月詩人所謂日月陽止者也四月陽雖用事
而陽不獨存此月純陽疑於無陰故亦謂之陰月
自十月已後陽氣始生於地下漸冉流散故言息
也陰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四月純陽
用事自四月以後陰氣始生於天上漸冉流散故
云息也陽氣轉收故言消也日夜滋生遂至十月

純陰用事二月八月陰陽正等無多少也以此推
移無有差愚運動抑陽更相動薄則薰蒿敢烝而
風雨雲霧雷電雪雹生焉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
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擊之聲也電其相擊
之光也二氣之初烝也若有若無若實若虛若方
若圓攢聚相合其体稍重故雨乘虛而墜風多則
合速故雨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其寒
月則雨凝於上体尚輕微而因風相讓故成雪焉
寒有高下上暖下寒則上合為大雨下凝為氷霰
雪是也雹霰之流也陰氣暴上雨則凝結成雹焉
太平之世則風不鳴條開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塊
潤葉津莖而已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電不眩
目宣示光耀而已霧不寒望浸淫被洎而已雪不
封條淩殄毒害而已雲則五色而為慶三色而成
甘露則結味而成甘結潤而成膏此聖人之在上
則陰陽和風雨時也政多紕繆則陰陽不調風發
屋雨溢河雪至牛目雹殺驢馬此皆陰陽相蕩而
為祲沴之妖也敞曰四月無陰十月無陽何以明

陰不孤立陽不獨存耶仲舒曰陰陽雖異而所資一氣也陽用事此則氣為陽陰用事此則氣為陰陰陽之時雖異而二體常存猶如一鼎之水而未加火純陰也加火極熱純陽也純陽則無陰息火水寒則更陰矣純陰則無陽加火水熱則更陽矣然則建巳之月為純陽不容都無復陰也但是陽家用事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為純陰不容都無復陽也但是陰家用事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其著者葶藶死於盛夏

欵冬華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焰故知陰不得無陽陽不容都無陰也敞曰冬雨必暖夏雨必涼何也曰冬氣多寒陽氣自上躋故人得其暖而上蒸成雪矣夏氣多暖陰氣自下昇故人得其涼而上蒸成雨矣敞曰雨既陰陽相蒸四月純陽十月純陰斯則無二氣相薄則不雨乎曰然則純陽純陰雖在四月十月但月中之一日耳敞曰月中何日曰純陽用事未夏至一日純陰用事未冬至一日朔旦夏至冬至其正氣也敞曰

然則未至二日其不雨乎曰然頗有之則妖也和氣之中自生災沴觧使陰陽改節暖涼失度敬曰災沴之氣其常存邪曰無也豈生耳循乎人四支五臟中也有時及其病也四支五臟皆病也敬遷延負牆俛揖而退

漢承周史官至武帝置太史公太史公司馬談世為太史子遷年十三使乘傳行天下求古諸侯史記續孔氏古文序世事作傳百三十卷五十萬字談死子遷以世官復為太史公位在丞相下天下上計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太史公序事如古春秋法司馬氏本古周史佚後也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之過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事而已不復用其子孫

世說新語

劉義慶撰

德行

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範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為豫章太守至便問徐孺子所在欲先詣之

主簿白群情欲府君先入廨陳曰武王式商容之
閭席不暇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元方將車季方
持杖後從長文尚小載箸車中既至荀使叔慈應
門慈明行酒餘六龍下食文若亦小坐箸鄰前于
時太史奏真人東行
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荷天下
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
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耳露所霑下為淵
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
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陳元方子長文有英才與季方子孝先各論其父功
德爭之不能決咨於太丘太丘曰元方難為兄季
方難為弟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
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吾去敗義
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
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獨止巨伯曰友人有

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竝獲全

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嚴若朝典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而二門之棗兩不失雍熙之軌焉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王祥事後母朱夫人甚謹家有一李樹結子殊好母恒使守之時風雨急至祥抱樹而泣祥嘗在別牀眠母自往闇斫之值祥私起空斫得被既還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請死母於是感悟愛之如已子

晉文王稱阮嗣宗至慎每與之言言皆玄遠未嘗臧

吝人物

梁王彤趙王倫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楷歲請二國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爲同坐噉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二人左右已也

周鎮襄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相往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郡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非爲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

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
裂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殷仲堪既為荆州值水儉食常五盤盤外無餘肴飯
粒脫落盤席間輒拾以噉之雖欲率物亦緣其性
真素每語子弟云勿以我受任方州云我豁平昔
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貪者士之常爲得登枝而捐
其本尔書其存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闢之
東来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
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闢之
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
作人無長物
吳郡陳遺家至孝母好食鼈底焦飯遺作郡主簿恒
裝一囊每煮食輒貯録焦飯歸以遺母後值孫恩
賊出吳郡衣府君即日便征遺已聚斂得數斗焦
飯未展歸家遂帶以從軍戰於滬瀆敗軍人潰散
逃走山澤皆多饑死遺獨以焦飯得活人以為純
孝之報

孔僕射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時為太
常形素羸瘦著重服竟日涕泗流連見者以為真
孝子

文學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
已嘗箄渾天不合諸弟子莫能解或言玄能者融
召令箄一轉便決衆咸駭服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
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玄聽之
良久多與已同玄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
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
氏注

服虔既善春秋將為注欲參考同異聞崔烈集門生
講傳遂匿姓名為烈門人賃作食每當至講時輒
竊聽戶壁間既知不能踰已稍共諸生叙其短長
烈聞不測何人然素聞虔名意疑之明蚤往及未
寤便呼子慎子慎虔不覺驚應遂相與友善

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注外

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暘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儁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公張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斂衽讚述焉

樂令善清言而不長於手筆將讓河南尹請潘岳為表潘云可作耳要當得君意樂為述已所以為讓標位二百許語潘直取錯綜便成名筆時人咸云若樂不假潘之文潘不取樂之旨則無以成孫興公作天台賦成以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要作金石聲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宮商中聲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

方正

南陽宗世林魏武同時而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
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荅曰
松栢之志猶存世林既以忤旨見疎位不配德文
帝兄弟每造其門皆獨拜牀下其見禮如此
諸葛靚後入晉除大司馬召不起以與晉室有讎常
背洛水而坐與武帝有舊帝欲見之而無由乃請
諸葛妃呼靚既來帝就太妃間相見禮畢酒酣帝
曰卿故復憶竹馬之好不靚曰臣不能吞炭漆身
今日復覩聖顏因涕泗百行帝於是慙悔而出
晉武帝時荀勗為中書監和嶠為令故事監令由來
共車嶠性雅正常疾勗諂諛後公車未嶠便登正
向前坐不復容勗勗方更覓車乃得去監令各給
車自此始
嵇紹為侍中詣罔咨事罔設宴會召葛旟董艾等共
論時宜旟等白罔嵇侍中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
遂送樂器紹推却不受罔曰今日共為歡卿何卻
邪紹曰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
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為

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旟等不自得而退

王含作廬江郡貪濁狼籍王敦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家兄在郡定佳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為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旁人為之反側充晏然神意自若

蘇峻既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鍾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何不用隨時之宜而坐待其弊邪鍾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求免吾惧董狐將執簡而進

梅頤常有惠於陶公後為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於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既得録陶公何為不可放乃遣人於江口奪之頤見陶公拜陶公止之頤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耶

雅量

郄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

郄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郄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覔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東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郄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宣武桓溫與簡文太宰武陵王晞共載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鹵簿中驚擾太宰惶怖求下輿顧看簡文穆然清恬宣武語人曰朝廷間故復有此賢

謝太傅盤桓東山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風起浪涌孫王諸人色並遽便唱使還太傅神情方王吟嘯不言舟人以公貌閑意說猶去不止既風轉急浪猛諸人皆諠動不坐公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即承響而回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

戴公從東出謝太傅往看之謝本輕戴見但與論琴書戴既無吝色而談琴書愈妙謝悠然知其量

王子猷子敬曾俱坐一室上忽發火子猷遽走避不惶取屐子敬神色恬然徐喚左右扶憑而出不異平常世以此定二王神宇

識鑒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荆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制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為一方之主

晉武帝講武於宣武場帝欲偃武修文親自臨幸悉召群臣山公謂不宜尔因與諸尚書言孫吳用兵本意遂究論舉坐無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後諸王驕汰輕遘禍難於是寇盜處處蟻合郡國多以無備不能制服遂漸熾盛皆如公言時人以謂山濤不學孫吳而闇與之理會王夷甫亦歎云公闇與道合

王夷甫父乂為平北將軍有公事使行人論不得時夷甫在京師命駕見僕射羊祜尚書山濤夷甫時總角姿才秀異叙致既快事加有理濤甚奇之既退看之不輟乃嘆曰生兒不當如王夷甫耶羊祜曰亂天下者必此子也

張季鷹辟齊王東曹掾在洛見秋風起因思吳中菰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意尔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駕便歸俄而齊王敗時人皆謂

為見機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之鑒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庾云卿自求之褚眄睞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是乎庾大笑曰眄然于時既歎褚之默識又欣嘉之見賞

郤超與謝玄不善符堅將問晉罅既已狼噬梁岐又虎視淮陰矣于時朝議遣玄北討人間頗有異同之論唯超曰是必濟事吾昔嘗與共在桓宣武府見使才皆盡雖屐屐之間亦得其任以此推之諒必能立勳元功既舉時人咸歎超之先覺又重其不以愛憎匿善

賞譽

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見許子政若許子政者有榦國之器正色忠謇則陳仲舉之匹伐惡退不肖范孟博之風

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須臾去後客問鍾曰向二童何如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後二

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冀尔時天下無滯才
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
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
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
旨王右軍語劉尹故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
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

品藻

顧劭嘗與龐士元宿語問曰聞子名知人吾與足下
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
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劭亦安其
言

明帝問謝鯤君自謂何如庾亮荅曰端委廟堂使百
官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

規箴

元帝過江猶好酒王茂弘與帝有舊常涕流諫帝許
之命酌酒一酧從是遂斷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為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

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懿而止

豪爽

王處仲每酒後輒詠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壺口盡缺

自新

周處年少時兇强挾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遭跡一作白額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除其一處即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戴淵少時遊俠不治行檢嘗在江淮間攻掠商旅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使少年掠劫淵在岸上

擾胡牀指麈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峰頴雖處
鄙事神氣猶異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
亦復作劾邪淵便泣涕投劍歸機辭厲非常機彌
重之定交作筆薦焉過江仕至征西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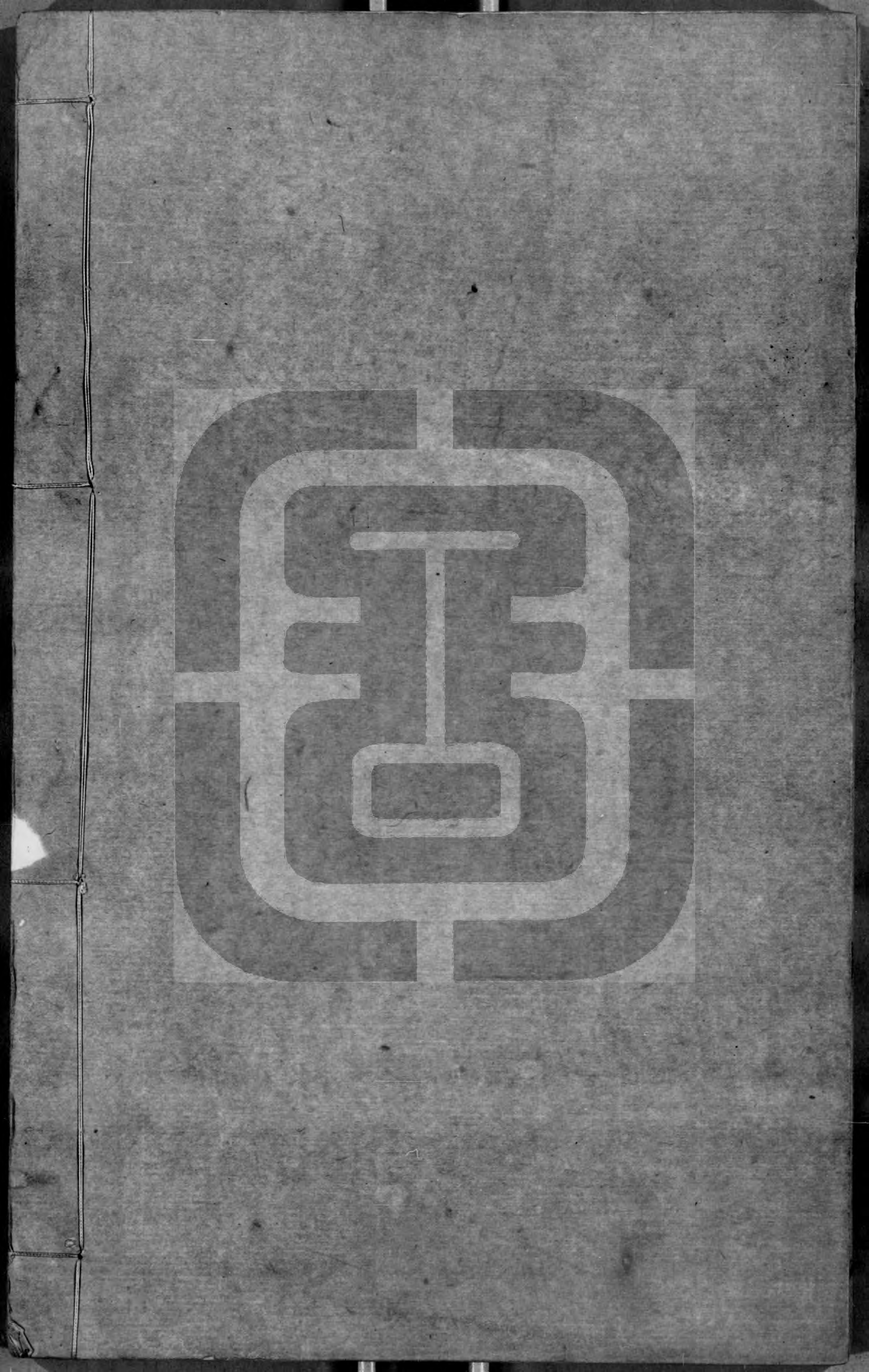
棲逸

孔車騎愉少有嘉遁意年四十餘始應安東命未仕
宦時嘗獨寢歌吹自箴誨自稱孔郎遊散石山百
姓謂有道術為生立廟今猶有孔郎廟

南陽翟湯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于尋陽
廋太尉說周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固其
後周詣翟翟不與語

賢媛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姝奇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家人深以為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荅
曰是桓郎桓郎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
果語許云阮家既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
之許便回入內既見婦即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
入理便捉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

婦曰新婦所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
皆備婦曰夫百行以德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
皆備乆有慚色遂相敬重
王經少貧苦仕至二千石母語之曰汝本寒家子仕
至二千石此可以止乎經不能用為尚書助魏不
順於晉被收涕泣辭母曰不從母教以至今日母
都無慼容語之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有孝有忠
何負吾耶
王司徒婦鍾氏女太傅曾孫亦有俊才女德鍾郝為
娣姒雅相親重鍾不以貴陵郝亦不以賤下鍾
東海家內則郝夫人之法京陵家內範鍾夫人之
禮
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嘗以坩鰬餉母母封鰬付使反
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益乃增吾
憂也
術解
荀勗善解音聲時論謂之闇解遂調律呂正雅樂每
至正會殿庭作樂自調宮商無不諧韻阮咸妙賞

時謂神解每公會作樂而心謂之不調既無一言
荀勗意忌之遂出阮為始平太守後有一田父耕
於野得周時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試以校已所
治鍾鼓金石絲竹皆覺短一黍於是伏阮神識